



他們是這樣的人



解放军出版社

他們是這樣的人

中石題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是这样的人/张平 莫言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5065 - 5882 - 2

I. 他… II. ①张… ②莫…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687 号

他们是这样的人

作 者: 张 平 莫 言等

责任编辑: 董保存 王大亮 王秀新

封面设计: 新立风格

责任校对: 焦金仓等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 - 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93 千字

印 张: 22.5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5882 - 2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人民检察官方工

..... 张 平 勇 强 (1)



尚秀云的心灵呼唤

..... 莫 言 仲 白 (51)



解读宋鱼水

..... 荀 红 叶延滨 (59)



赤胆忠心守一方的民警贾银虎

..... 李金明 (94)



博士刑警左芷津

..... 曾凡华 (125)



公益律师佟丽华

..... 刘 珺 张 平 (139)



公诉尖兵吴春妹

..... 吕 铮 (154)



坚守最后防线的法官钟蔚莉

..... 吕 铮 (162)



女监狱长李瑞华

..... 张婷霆 董保存 (181)



敢“亮剑”的反贪局长张京文

..... 董保存 (194)



与“蠹贼”较量的警察宋瑞宏

..... 刘丽丽 杨 锦 (208)



检察官柳青

..... 莫 言 马 镇 (223)



民事法官饶林生

..... 董保存 (245)



未教所有个柴妈妈

..... 年 末 (261)



换位思考的女法官秦建平

..... 蒋 魏 慧 丽 (275)



“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干警陈光毅

..... 李墨泉 (285)



用心灌溉幸福花园

——记人民警察李国福

..... 曹金玲 龚 静 (301)



坚守诠释热爱 微笑谱写和谐

——记人民警察孟昆玉

..... 马力康 (311)



桂花成实向秋荣

——记人民检察官樊小光

..... 孟宪东 杨同祝 (319)



厉莉：真情真法官

..... 马艳佳 (329)



以人民情怀为人民司法

——记人民警察周瑞生

…… 朱希军 谢恩品 李 雪 (336)



新时代首都审判事业的栋梁

——记海淀法院民一庭庭长马军

…… 沈李平 (349)



方工，1968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曾荣立一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先后被授予“北京市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先进党支部书记标兵”、“全国模范检察官”等光荣称号，并获得“首都五一劳动奖章”。2001年12月，被评选为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人民检察官方工

张 平 勇 强

无论是谁，从年少到年老，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

他在检察战线上奋斗了整整29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扎扎实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是他近30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写照，也是他心声的最真实流露。他就是被誉为“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公正执法的楷模”、“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的方工。

他现在的职务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而他却表示，他还有一个“终身职务”——共产党员：“我始终不敢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不敢忘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无



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决不能以权谋私，以情害法。”



少年方工

一

方工因为办理过许多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在一般人的眼里，其人生颇有些传奇色彩，但少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和他的童年生活，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不寻常故事。

方工出生在1951年5月。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烽火燃起。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长达七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方工的父母方震、黎然跟随部队入朝作战。1950年12月，他们随大部队从陕西宝鸡到山东，再挺进安东（今丹东），在这里等候入朝命令。这时的方母黎然已怀孕6个月，宽大厚实的棉军服遮盖住了她臃肿的身体。更主要的是，这一路上的闷罐火车，东行北征，竟然没有让这个身负重荷的年轻女兵叫过一声苦。这等忍耐和坚韧，简直不可思议。但黎然最终也没能瞒过去。组织上得知情况后，命令她马上撤回宝鸡。次年的2月17日，方震随大部队进入朝鲜，黎然则带着离开部队的失落与牵绊独自待在陕西，等候孩子的到来。

5月27日，孩子出生在陕西宝鸡。父母给这个男孩取名一个单字“工”，取自三层含义，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二是“工业兴国”，三是希望孩子将来学习工科，建设祖国。

一边是初为人母的喜悦，一边是急于归队的迫切，两种情绪交织在年轻母亲的脑海里，让她心神不宁。军人的意识最终还是战胜了女人的



天性。黎然决定找一个奶母，把孩子寄养在她家里。想来想去，黎然想起自己在联大时，曾在河北束鹿县（今新集市）农村住过，房东姓焦，热心善良，可以让她帮忙物色合适的人。于是，刚生下孩子没几天的黎然坐在床上，给焦写了封信。20天后，河北那边回信说终于找好了人家。

随后，黎然抱着才40天的方工，到了束鹿。房东赶了驴车，来接娘儿俩。房东告诉黎然，这户人家非常忠厚老实，孩子交给他们，应该是让人放心的。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黎然回忆起离开孩子的那一幕，显得十分平淡恬然，但任何人都可以想见，当时孩子刚刚满月，那是一种怎样的离别。更何况，战事无常，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能不能再见呢？

在奶母家住了几天以后，“妈妈”黎然把孩子交给了“娘”——在随后的两年多里，孩子只知道自己有娘，不知道妈妈是谁。随孩子一起留给奶母的还有一份供给证，凭着这个证明，可以每月领到一定量的小米。既是报酬，又含着孩子的生活费。

而到这个时候为止，远在朝鲜战场的父亲方震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小方工在河北农村母亲健康而温暖的怀里，渐渐长大了、可以蹒跚行走了、可以牙牙说话了。而在千里之外的方震、黎然只能从束鹿寄来的书信和相片里，看着自己的孩子。方工一岁半时，父亲才终于借着一次回国出差的机会，看到了儿子。

他买了好多玩具和食物，想要补偿父亲的义务。父子之间的第一次相见既是令人激动的，又是令人尴尬的。大家围着他们俩，让孩子叫爸爸。孩子怯怯地，对眼前这个人显出陌生和好奇。但是，方震还是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的亲切和依恋，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



1953年黎然终于可以把两岁半的方工接到沈阳，把他送进了沈阳志愿军幼儿园。

如果说第一次别离，方工尚在襁褓之中，什么都无所知觉的话；第二次的离别，离开奶母，他在情绪上就有了很大的波澜。黎然发现这个孩子不爱说话，在幼儿园里也闷着。他不叫妈妈，夜里醒来，哭着说找他娘。平时有人逗他，问：“你们家都有些什么人啊？”他就用河北方言说，“俺爹，俺娘，大梅，二红。”大梅、二红是奶母家的孩子。黎然就耐心地等待着准备用时间来找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家人仍是聚少离多。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军队暂时还没有撤回国内。父母不在身边，遇到幼儿园放假，别的孩子都接走了，方工就由老师看着。于是老师跟方震说：“你们想办法把孩子接走吧，要不然，他都不认识你们了。”1954年的冬天，方震把儿子接到了朝鲜，父子一起住了20天。

方震有一张保存至今的相片，就记录了那次的团聚。穿着军装的父亲，紧紧抱着儿子，儿子的小脸贴着父亲的脸，喜悦亲切洋溢其间。年纪小小的方工，有着三次入朝的经历，这是其中的一次。

1955年冬天，黎然带着方工又到过一次朝鲜，并于次年转业；1957年到朝鲜探亲，也是带着孩子去的。同年的6月，方震也调回北京。这时，这个三口之家才在北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而方工也结束了他动荡的童年生活。

二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安宁和幸福围绕着这个三口之家。

方工1958年入读小学，1964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八中。在一向成绩优异的方工面前，原本铺设着一幅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读高中、上大学，“学工科，报效祖国”。但文革一开始，“停课闹革命”的现实



像一道新路牌，指向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方工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再没有能重新回到学堂。这对于迄今为止都十分酷爱读书写作的方工，实在是有些残酷。更重要的是，在下一个十年里，这个家庭又将面临动荡和分离。如果说，方工童年时代他们的分分合合是因为军人对祖国和平建设的奉献与牺牲的话，那么文革十年的离合，则是那个荒唐时代带给个人命运的悲哀及无谓的代价。

“那时十年浩劫的恶果已露端倪，大批的学生既没有学到本应学到的知识，毕业后又没办法就业，于是插队落户的洪流从城市滚滚流向农村、牧场、生产建设兵团。全国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或义无反顾、或百般无奈、或听天由命地告别母校、亲人，告别了熟悉的城市生活，踏上了陌生的艰难历程。说我有幸躬逢其盛，或说我不幸没能逃脱都对，反正西去列车的窗口下有我一席之地，目的地直指塞北恒山脚下。”

1968年初冬，方工离开父母到山西插队，两年后返京。1971年，方工当兵到了天津杨村。这时候，原来在总政工作的父亲和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母亲，也分别被下放到山西和河南。北京的家成了空巢，三口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

1975年方工退伍回京。

方震承认，方工退伍回京，他走了“后门”，这是他此生唯一的一次走后门。其实在方工退伍前，部队已经准备给他提干了，但方震说，这个家分开得太久了，还是回来吧。于是，方工就回到了父母身边，在二里沟的一个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方工的父母对方工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让我们放心”。在老百姓眼里，他查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是代表着国家尊严的执法者，在同事的眼里，他是上级，或者是老大哥。但在方震和黎然的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听话的，让人放心的乖孩子。1966年夏天，学校停课以后，



方工像很多孩子一样，激动地出去串联，但回来以后，父亲发现，小小年纪的方工似乎从这场狂热的革命行动中看出了盲目和怀疑，便再也不出去，天天躲在家里看书。《红岩》、《青春之歌》、《古文观止》，从古典文学到历史，还有那个年代印得最多的政治和哲学书籍。书架里的书，让他看了个遍。后来，方工到山西插队，冬天农闲时回来，父母去上班，他独自在家，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这个孩子会出去惹出什么乱子，或者搞什么恶作剧、新花样。在以后的30多年里，随着方工一步步前行，高升，当上副检察长，他们同样是放心的。方工没有像有些领导干部那样，被许多社会活动和应酬所包围，他仍然是在家里看书。方工在《检察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读书》，他写道：“爱好既生，则对书会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不读书就心痒难熬或像欠着什么。我常在上下班路途、午休前、晚睡前的时间读上会儿，加上其他时间，每天平均读两小时毫无问题。一般一小时可读三四十页，就算慢些两小时也能读50页，十天500页就是相当厚的一本书，不用手不释卷也挺出数的。这样粗算每年都读有五六十本书，突出的感觉是生活充实、有趣。”

至今，方工还保存着他在山西插队时，手抄的唐宋诗词。薄薄的纸张旧软如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水调歌头》、《满江红》、《将进酒》等等诗句，字迹工整细致，不厌其烦琐，对知识如海绵于水一样的渴求，在那样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珍贵。

三

不论是方工做官，还是获奖，方工的父母都看得十分淡然。他们眼里的儿子一如既往，下班回来，放下公文包就开始做家务。这个家已经由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三代同堂。任何一个走进这个家门的陌生人，都能感觉出它的朴素和简单。一幅书法作品，上书周敦颐的《爱



莲说》，贴在墙上，几乎是唯一的装饰。“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但方震说，他们不喜欢边向上爬边吹的喇叭花，而爱莲，“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这也算是全家的共勉吧。

青年方工

—

方工的爱人名叫牛凤琴，是方工在工厂时的同事，俩人的相识与恋爱是1976年的事。

那时候方工刚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分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车间当工人，生产一种汽车零件，叫轮毂轴承。而牛凤琴也在这个车间，她是检验员，工作正是检验方工们生产的零件是不是合格。一开始，牛凤琴只是对方工的印象很好，这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从部队回来，还是党员；虽然是干部子弟，而且是家中的独子，但身上一点娇娇之气都没有，只知道低头干活。不仅如此，牛凤琴还发现，每到工余时间，别人都休息了，唯独他，这里归置一下，那里收拾一下，一点也不闲着。好感就这样慢慢地积淀在女孩子的心里。但真正相恋是在一次工伤事故之后。

那时候车间对车床进行技术革新，方工第一次试验，由于在操作中没有掌握好，被轧掉了左手的两节指头。方工在家养伤，同事都去看他，牛凤琴才和方工接触得多了起来。一个人尽心照顾，而另一个人为这种关心所打动。总之，没过多久，两个年轻人就决定了终身。

1978年全国检察机关陆续恢复重建，方工年底被选调到北京市检察院。在办各种手续时，有一个时间空当，方工就同牛凤琴商量，说咱们干脆选在这个时候把婚礼给办了算了，免得到了新单位，刚去就结



婚，多影响工作啊。牛凤琴也没什么异议。

其实，所谓的婚礼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简直简单得无法称其为婚礼。12月25日，方工骑着自行车到了牛凤琴家，牛凤琴再骑上自行车同方工一道到了婆家。这婚也就算结了。

二

从工厂到执法机关，方工在业务上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虽然由于多年的自学，文化底子并不薄，但检察业务在他却是全新的领域。再加上每周三晚都有夜大课程，每天挤出点时间，简直成了奢望。偏偏这个时候，牛凤琴怀了孩子。应该说，方工在家庭生活上 is 幸运的，他找到了一个既坚强，又能吃苦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总是在付出，而极少想要获得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繁重的家庭重负压在她的肩上，从失去青春到渐渐衰老。在如今这个越来越实用和经济的时代，这一中国女人特有的传统品质无疑闪烁着令人感动的光泽。

牛凤琴大着肚子，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直到生的那天上午。上了半天班后，她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头，越来越不舒服，才让方工把自己送到了医院。好在1979年的9月17日那天是星期天，要不然牛凤琴怎么找得到方工？但那次经历，至今仍让她耿耿于怀——无论多么隐忍的女人，在那一时刻的心灵安慰和陪伴，都是可以受用终生的；反过来，她得不到，也会报怨永远。人们从方工的事迹那一面，赞赏他为着工作放弃很多的时候，很难想到要从牛凤琴这一面去感受感情的损伤与不可弥补，这同时间、精力的付出有着巨大的区别。

第二天早上，方工起床后，居然先去上了班才来医院。这时候，牛凤琴已经生下孩子好几个小时了，匆匆照了个面，新父亲又去上班。第二天下午，牛凤琴才又见到了方工，方工带来了妻子因为冷都想了两天的毛裤。牛凤琴委屈地问方工，人家都有人陪着，你怎么不来啊？谁知



道这位老先生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住院部外面都写着呢！只有周二才能探视。牛凤琴又气又好笑，有什么办法呢？她最清楚，方工满脑子放着工作，别的事他根本就不用心。他绝非成心，他是想不到。

八天后，医院通知牛凤琴出院。而那天方工正是火急火燎地忙，但这头丈夫义务也是不得不尽，一下子就急了，说牛凤琴，“哪天出院不好，干吗非得今天出院！”话虽然不妥，但牛凤琴知道丈夫的特点，也没往心里去。但她没想到更气人的事情还在后头。

那个年头街上几乎没有出租车，方工也没想到到院里要个车，竟直接在街上找了个蹦蹦车（机动三轮车的俗称）。让母子俩上了车，方工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走。蹦蹦车四面透风，走起来颠来颠去，牛凤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车座边。车子每颠一下，伤口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冷汗就跟着一阵阵下来。牛凤琴后来回忆，当时，痛得忍无可忍时，把手中的孩子扔了的心都有。实在是挨不过了，她便让蹬车的师傅把车开到了娘家，娘家离医院好歹近点，可以少受点折磨。而方工走着走着，把娘俩儿弄丢了都没察觉，又回头去找。这也算是这个家庭经历的一个小插曲吧。夫妻二人对此都印象格外深刻。但现在两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做了半辈子夫妻了，方工对妻子越来越感激，对自己待她的不周也越来越歉疚；而牛凤琴则是更加理解了方工对于事业的态度，容忍度也就更大了，也尽着自己的最大精力去照顾丈夫。后来的很多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牛凤琴这种宽容，都是难以挺过来的。

好在牛凤琴很“皮实”。加上生孩子，牛凤琴总共只住过两回医院。另一回是在1983年，正赶上第一次严打。说个玩笑话，牛凤琴病得真不是时候。方工一直在任务繁重的起诉部门工作，赶上严打，就更忙得不可开交。匆忙把妻子送到301医院，他就不见了踪影。牛凤琴做手术，得让家属签字，找不到方工，她便告诉医生，要求自己签字。

这边病人做完手术，输着液，既喝不上水，也没人陪着上厕所；那



头的方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只能是下了班才赶过来。到出院的那天，牛凤琴的同事们帮着办了出院手续，把她送回了家。后来，同事们告诉牛凤琴，说你那天的脸色真差，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们当时都不忍心说，怕你难过。委屈是委屈，但牛凤琴知道，方工也不容易。由于过度劳累，半个月后，方工自己也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肾病综合征，并告诉牛凤琴，要求绝对卧床休息。

生活中的难题总是在你最无力对付的时候，接二连三地到来。牛凤琴术后还没恢复，又要照顾生重病的丈夫，家里还有不到四岁的孩子，就是长出三头六臂来，精力也是有限的啊！想来想去，牛凤琴决定去找方工单位，看能不能抽点人力帮帮忙。谁知道方工一听说牛凤琴去找了院领导，气得大发雷霆，怪妻子给单位添麻烦。后来，院里很快派了个小伙子来帮忙，牛凤琴跟他倒着班照顾病人。每天，从厂里下了班，牛凤琴就往医院跑。方工住院整整三个月，牛凤琴就跑了三个月。

三

1979年1月，28岁的方工调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那时的他刚新婚不久，新生活、新工作，翻开了他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作为方工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到检察院这种司法机关来工作，但是他知道：无论是干哪一行，自己都会无怨无悔地走到底。

那时候，检察院刚恢复重建不久，人们对检察院的职能知之甚少。方工被安排在起诉处工作。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是检察院的主要业务职能，这个业务处室的工作是最累的，当然也是最锻炼人的，年轻的方工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检察生涯。

23年扎扎实实地干工作，兢兢业业地奉献，经过锻炼的方工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公诉人”。在这条路上曾经有过荆棘，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方工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更没有正眼看过一眼诱惑。他